

谷崎润一郎

武州公秘话

张蓉蓓 译



上海译

序

传曰，上杉谦信^①，居常爱少童。又曰，福岛正则^②，夙有断袖之癖。老而倍倍太甚，终至失家亡身矣。虽然是，岂一谦信一正则而已乎，世所谓英雄俊杰者之于性生活也。逸事异闻之可传可录者颇多，曰男色曰嗜虐性，则是武人习性之所敢使然，非复足深咎也焉。本篇所传武州公^③者，夙生于战国，智谋兼备，武威旁畅，真为一代之枭雄矣。而坊间传云，公亦被虐性变态性欲者也矣。吁是果真乎。虽余未能知其果信否乎其事已奇，其人岂可不怜哉。而正史不传之，世人不知之。余顷者读桐生氏所藏之秘录，窃知公之为人，审有公胸里之窃纠念念甚切者，咨叹久之。王守仁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虽然公之武威，阗如虓虎，偃武弭兵之功，谁有亦能及之者哉。余则有所感，藉体于稗史小说，聊以叙公性生活之委曲，则以武州公秘话名篇。读之者。无徒为荒唐无稽之记事幸也矣。

昭和十岁次乙亥初秋

摄阳渔夫识

-
- ① 上杉谦信(1530—1578)，战国大名，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信佛教，终生未娶妻生子。
- ② 福島正則(1561—1624)，战国武将，丰臣秀吉的家臣，作战勇猛，喜怒无常。
- ③ 武藏守桐生輝勝，作者杜撰的战国武将。

目录

卷之一 1

妙觉尼写《夜梦所见》之事，

及道阿弥手记之事 2

武藏守辉胜甲冑之事，

及松雪院画中容姿之事 7

卷之二 13

法师丸为人质育于牡鹿城之事，

及女首之事 14

法師丸在敌阵砍人鼻之事，

及展现武勇之事

39

敌我阵营皆狐疑不安之事，

及药师寺围城解除之事

51

卷之三

法師丸元服之事，

及桔梗夫人之事

60

筑摩则重成为免唇之事，

及贵夫人如厕之事

74

卷之四

桔梗夫人与河内介会面之事，

及两人阴谋之事

86

则重失鼻之事，

及源氏花散里和歌之事

104

卷之五 121

河内介归父城之事，

及与池鲤鲋家女儿喜庆之事

122

道阿弥感激落泪之事，

及松雪院悲叹之事

143

卷之六

.....

151

牡鹿城没落之事，

及则重遭活捉之事

152

卷
之
一



妙觉尼写《夜梦所见》之事，
及道阿弥手记之事

《夜梦所见》作者妙觉尼比丘尼究竟是何方神圣，何时写了这部作品，详细情况无从得知，但从前后文脉来看，可判断出此女昔为服务于武州公内殿之女官。武州家灭亡后即削发为尼，自述在某处的“荒郊野外结一草庐，朝夕念佛别无他事”，即该篇手记似乎是在风烛残年、无所事事之际，回想前尘种种所写。但既是“除念佛别无他事”，比丘尼是基于何种目的写下这一切呢？据她自身所述：“若重新审视武州公行状，世上本无善人恶人，亦无豪杰与凡夫。贤人有时愚，强者有时弱，昨日纵横沙场者，今天在家犹如受狱卒鞭笞。花颜柳腰的女子成为罗刹夜叉，力拔山河的勇士亦可能摇身变成饿鬼畜生。武州公是否应因果轮回之姿、具现其相于身，为解众生之惑而暂以假相现世的佛菩萨呢？……”文中曾有类似感想，而最后写道：“武州公以其尊贵之身，忍受地狱之苦，依其功德来看，是以菩萨心授予吾辈凡夫俗子，吾人应感恩不尽。因此本人书写公之行事，一则追善供养，一则报恩谢德，别无他意。若见公行径而有所嘲笑者，实应受罚，有心者莫不额手称庆。”然而上述所言像是某种辩词，是否真做此想，不能说毫无可疑之处。若朝坏里

妙覺尼倚
石象



《夜梦所见》作者妙觉尼比丘尼究竟是何方神圣，何时写了这部作品，详细情况无从得知，但从前后文脉来看，可判断出此女昔为服务于武州公内殿之女官。

道阿弥像
石季



道阿弥的角色多少带点帮闲助兴的性质，也许生来就与武州公有同样癖好，或是基于讨武州公欢心而配合，结果太过投入，竟至受武州公影响而走火入魔。

推想，或许本书为比丘尼在孤单寂寞生活中，伴随着生理上的不满，为了填补空虚无奈而下笔也不一定。

《道阿弥话》的作者完全没有记载任何动机，只有一句“公的可怕行径”。或许是侍奉武州公左右，对此难得经验无法忘怀，愈想愈诡异，终于不下笔不行。妙觉尼称武州公是佛菩萨化身，可说有些夸大其词，至于道阿弥则清楚掌握了主人公的心理，同时也颇得信任。何以如此，乃因武州公不时向道阿弥诉说内心生活的苦闷，自身少年时代的性欲史也巨细靡遗和盘托出，以寻求同情与理解。细想之下，道阿弥的角色多少带点帮闲助兴的性质，也许生来就与武州公有同样癖好，或是基于讨武州公欢心而配合，结果太过投入，竟至受武州公影响而走火入魔。无论如何，此人确是武州公“秘密乐园”的良伴，对武州公而言不可或缺。倘若没有此号人物，武州公的性游戏或许不致走入歧途。是以武州公有时会诅咒道阿弥的存在，常常破口大骂，甚至拳打脚踢，几度下决心要斩草除根却一直无法动手。与公的“游戏”相关之男女很少得以全身而退，道阿弥却能幸免一死，真是万幸之幸。他可说是最可能遭灭口者，事实上濒临鬼门关的次数也较众人为多。能够死里逃生，除了因为武州公对他是既恨且怜，同时也缘于他的聪明才智与临机应变的能力吧。

武藏守輝勝甲冑之事，
及松雪院画中容姿之事

瞻仰今桐生家后代子孙所收藏之辉胜像，南蛮胴^①搭配黑革连缀的铠甲袖，铠甲下连护腿甲；头盔两旁有宛如水牛角的巨大装饰，右手持朱红指挥扇，置于膝上的左手大张，拇指按着大刀刀鞘，足蹬毛靴，双脚盘于虎皮垫上。若除去甲冑，也许能一窥体格，可惜如此装扮仅能瞧见容貌。战国时代的英雄画像大多像这样全副武装。观看历史图鉴常出现的本多平八郎^②、榊原康政^③等人之像，都非常类似，无不看起来威风凛凛，又让人觉得有点怒气冲天，仿佛旁人近身不得的紧绷模样。

史上记载，辉胜去世时年四十三岁，此像看起来比较年轻，约莫三十五到四十岁。容颜予人的印象是双颊丰满，颧骨四方，绝非丑男之流，只是脸部比例，眼鼻口较大了些，不失英姿焕发，乃豪杰之相。虎目圆瞪，直视前方，双瞳几乎顶着头盔前沿，更让人感受到炯炯目光威势逼人。鼻梁上方、双眉之间隆起一小块肉，仿佛另一个小鼻似的，皱成一条深粗横纹。鼻翼两侧到嘴角也有深刻的法令纹，表情像是在舔着什么苦味一般，不甚和悦；鼻子下方与下颚前方则散乱着些许胡须。



史上记载，辉胜去世时年四十三岁，此像看起来比较年轻，约莫三十五到四十岁。容颜予人的印象是双颊丰满，颧骨四方，绝非丑男之流，只是脸部比例，眼鼻口较大了些，不失英姿焕发，乃豪杰之相。

令容貌更添威严的，毫无疑问是那身盔甲。如前所述，头盔两侧有水牛角耸立，盔前镆形台立着踩踏小鬼的帝释天像。再看铠甲，部分是南蛮胴，这也令人略觉异样。我对这方面不太清楚，但所谓的南蛮胴，据说是天文^④年间种子岛传入枪支时，由荷兰人或葡萄牙人带来的西式武具之一，其如桃子中分为二，分割处高高隆起，下部绕到背后，短小缩身的一种鸠胸胴。这种铠甲在战国时代颇受武将珍视，甚至后来内地也有仿造品出现，因此辉胜身着此装别无异常之处，只是画此像时，特别选了这副装束，是否别有意义？再说到，此像是辉胜生前亲命画师所作，或是逝后某人搜寻记忆而绘出辉胜生前模样，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都可看出辉胜特别钟爱这套铠甲，最常穿用，应是毋庸置疑。

如果单从历史流传的武州公形象来观看这张肖像画，脑中仿佛只浮现如本多忠胜或榊原康政等豪杰的影子。但是既已知晓辉胜公的弱点及不为人知的性生活秘辛，再加端详，不知是先入为主的心理作用抑或如何，总觉得那英姿焕发的外表底下隐藏着某种不安——或说是武州公灵魂深处的苦闷吧，那威风凛凛的武装后面隐约浮现一股难以言喻的阴郁。例如那瞪大若牛铃的眼睛、紧闭的唇、怒气冲天的鼻及肩膀，就像出柙猛虎令人畏惮，然而再仔细一瞧，又似风湿患者忍耐刺痛时的扭曲表情。还有那称为南蛮胴的铠

① 十六至十七世纪日本改造的欧洲铠甲。

② 本多忠胜(1548—1610)，战国和江户前期的武将、大名，德川家臣，“四天王”之一。

③ 榊原康政(1548—1606)，战国和江户前期的武将、大名，德川家臣，“四天王”之一。

④ 室町末期的年号，1532年至1555年。